

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(1)

鲁迅

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，与历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，当时并非文辞，而为属于技艺的“说话”（2）之一种。

说话者，未详始于何时，但据故事，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。段成式（3）（《酉阳杂俎续集》四《贬误》）云：

“子太和未因弟生日观杂戏，有市人小说，呼扁鹊作褊鹊字，上声。予令任道拔字正之。市人言‘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，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，云世人皆误。’”

其详细虽难晓，但因此已足以推见数端：一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，二由于市人之口述，三在庆祝及斋会时用之。而郎瑛（4）（《七修类稿》二十二）所谓“小说起宋仁宗，盖时太平盛久，国家闲暇，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，故小说‘得胜头回’之后，即云话说赵宋某年”者，亦即由此分明证实，不过一种无稽之谈罢了。

到宋朝，小说的情形乃始比较的可以知道详细。孟元老在南渡之后，追怀汴梁盛况，作《东京梦华录》（5），于“京瓦技艺”（6）条下有当时说话的分目，为小说，合生，说诨话，说三分，说《五代史》等。而操此等职业者则称为“说话人”。

高宗既定都临安（7），更历孝光两朝（8），汴梁式的文物渐已遍满都下，伎艺人也一律完备了。关于说话的记载，在故事中也更详尽，端平（9）年间的著作有灌园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（10），元初的著作有吴自牧《梦粱录》（11）及周密《武林旧事》（12），都更详细的有说话的分科：

《都城纪胜》

说话有四家：一者小说，谓之银字儿，如烟粉灵怪传奇；说公案，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；说铁骑儿，

谓士马金鼓之事。说经，谓演说佛书；说参请，谓宾主参禅悟道

等事。讲史书，讲说前代书

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。

……合生，与起令随令相

似，各占一事。

《梦粱录》（二十）说话者，谓之舌辩，

虽有四家数，各有门庭：且小说，名银字儿，如烟粉灵怪传奇；公案，朴刀杆棒

四字当有误）之事。……

谈论古今，如水之流。谈经者，谓演说佛书；说参请者，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。……又有说

诨经者。讲史书者，谓讲说《通鉴》汉唐历代书史文

传兴废争战之事。合生，与起今随今相

似，各占一事也。

但周密所记者又小异，为演史，说经诨经，小说，说诨话；而无合生。唐中宗时，武平一（13）上书言“比来妖伎胡人，街童市子，或言妃主情貌，或列王公名质，咏歌蹈舞，号曰合生。”（《新唐书》一百十九）则合生实始于唐，且用诨词戏谑，或者也就是说诨话；惟至宋当又稍有迁变，今未详（14）。

起今随今之“今”，《都城纪胜》作“令”，明抄本《说郛》中之《古杭梦游录》（15）又作起令随合，何者为是，亦未详。

据耐得翁及吴自牧说，是说话之一科的小说，又因内容之不同而分为三子目：

1. 银字儿 所说者为烟粉（烟花粉黛），灵怪（神仙鬼怪），传奇（离合悲欢）等。

2. 说公案 所说者为搏刀赶棒（拳勇），发迹变态（遇合）之事。

3. 说铁骑儿 所说者为士马金鼓（战争）之事。

惟有小说，是说话中最难的一科，所以说说话人“最畏小说，盖小说者，能讲一朝一代故事，顷刻间提破”（《都城纪胜》云；《梦粱录》同，惟“提破”作“捏合”（16）。），非同讲史，易于铺张；而且又须有“谈论古今，如水之流”的口辩。

然而在临安也不乏讲小说的高手，吴自牧所记有谭淡子等六人，周密所记有蔡和等五十二人，其中也有女流，如陈郎娘枣儿，史蕙英。

临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会；瓦舍的技艺人也多有，其主意大约是在于磨炼技术的。小说专家所立的社会，名曰雄辩社。（《武林旧事》三）

元人杂剧虽然早经销歇，但尚有流传的曲本，来示人以大概的情形。宋人的小说也一样，也幸而借了“话本”偶有留遗，使现在还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瓦舍中说话的模样。

其话本曰《京本通俗小说》，全书不知凡几卷，现在所见的只有残本，经江阴缪氏影刻，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，先曾单行，后来就收在《烟画东堂小品》之内了。（17）还有一卷是叙金陵王的移行的，或者因为文笔过于碍眼了罢，缪氏没有刻，然而仍有囍园的改换名目的排印本；囍园是长沙叶德辉的园名。

（18）

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说的篇目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代如下列：

卷十 碾玉观音 “绍兴年间。”

十一 菩萨蛮 “大宋高宗绍兴年间。”

十二 西山一窟鬼 “绍兴十年间。”

十三 志诚张主管 无年代，但云东京汴州开封事。

十四 拗相公 “先朝。”

十五 错斩崔宁 “高宗时。”

十六 冯玉梅团圆 “建炎四年。”

每题俱是一全篇，自为起讫，并不相联贯。钱曾《也是园书目》（19）

（十）著录的“宋人词话”十六种中，有《错斩崔宁》与《冯玉梅团圆》两种，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，而《通俗小说》即是若干单篇本的集结，并非一手所成。至于所说故事发生的时代，则多在南宋之初；北宋已少，何况汉唐。又可知小说取材，须在近时；因为演说古事，范围即属讲史，虽说小说家亦复“谈论古今，如水之流”，但其谈古当是引证及装点，而非小说的本文。如《拗相公》开首虽说王莽，但主意却只在引出王安石，即其例。

七篇中开首即入正文者只有《菩萨蛮》，其余六篇则当讲说之前，俱先引诗词或别的事实，就是“先引下一个故事来，权做个‘得胜头回’。”（本书十五）“头回”当即冒头的一回之意，“得胜”是吉语，瓦舍为军民所聚，自然也

不免以利市语说之，未必因为进御才如此。

“得胜头回”略有定法，可说者凡四：

1. 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。如卷十用《春词》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游春；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词逐句解释，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。

2. 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。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。

3. 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。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戏言落职，引起刘贵因戏言遇大祸；卷十六以“交互姻缘”转入“双镜重圆”而“有关风化，到还胜似几倍”皆是。

4. 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。如卷十三以王处厚照镜见白发的词有知足之意，引起不伏老的张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。

而这四种定法，也就牢笼了后来的许多拟作了。

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记》三卷，共十七章，章必有诗；别一小本则题曰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（20）。

《也是园书目》将《错斩崔宁》及《冯玉梅团圆》归入“宋人词话”门，或者此类话本，有时亦称词话：就是小说的别名。

《通俗小说》每篇引用诗词之多，实远过于讲史（《五代史平话》（21）《三国志传》（22），《水浒传》（23）等），开篇引首，中间铺叙与证明，临末断结咏叹，无不征引诗词，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。引诗为证，在中国本是起源很古的，汉韩婴的《诗外传》（24），刘向的《列女传》（25），皆早经引《诗》以证杂说及故事，但未必与宋小说直接相关；只是“借古语以为重”的精神，则虽说汉之与宋，学士之与市人，时候学问，皆极相违，而实有一致的处所。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，即使妖魔鬼怪，也每能互相酬和，或者做几句即兴诗，此等风雅举动，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干涉，但因为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，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，于是自不得不由吟咏而变为引证，使事状虽殊，而诗气不脱；吴自牧记讲史高手，为“讲得字真不俗，时问渊源甚广”（《梦粱录》二十），即可移来解释小说之所以多用诗词的缘故的。

由上文推断，则宋市人小说的必要条件大约有三：1. 须讲近世事；

2. 什九须有“得胜头回”；3. 须引证诗词。

宋民间之所谓小说的话本，除《京本通俗小说》之外，今尚未见有第二种（26）。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是极拙的拟话本，并且应属于讲史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（27）钱曾虽列入“宋人词话”中，而其实也是拟作的讲史，惟因其系钞撮十种书籍而成，所以也许含有小说分子在内。

然而在《通俗小说》未经翻刻以前，宋代的市人小说也未尝断绝；他间或改了名目，夹杂后人拟作而流传。那些拟作，则大抵出于明朝人，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，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虽然也有变更，而大体仍然无异。

以下是所知道的几部书：

1. 《喻世明言》（28）。未见。

2. 《警世通言》（29）。未见。王士贞（30）云，“《警世通言》有《拗相公》一篇，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，极快人意，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。”（《香祖笔记》十）《拗相公》见《通俗小说》卷十四，是《通言》必含有宋市人小说。

3. 《醒世恒言》（31）。四十卷，共三十九事；不题作者姓名。

前有天启丁卯（1627）陇西可一居士序云，“六经国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说也，而尚理或病于艰深，修词或伤于藻绘，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，此《醒世恒言》所以继《明言》《通言》而作也。……”因知三言之内，最后出的是《恒言》。所说者汉二事，隋三事，唐八事，宋十一事，明十五事。其中隋唐故事，多采自唐人小说，故唐人小说在元既已侵入杂剧及传奇，至明又侵入了话本；然而悬想古事，不易了然，所以逃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余篇远甚了。宋事有三篇像拟作，七篇（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，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，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》，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，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》，《吴衙内邻舟赴约》，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》）疑出自宋人话本，而一篇（《十五贯戏言成巧祸》）则即是《通俗小说》卷十五的《错斩崔宁》。

松禅老人序《今古奇观》云，“墨憨斋增补《平妖》（32），穷工极变，不失本来。……至所纂《喻世》《醒世》《警世》三言，极摹人情世态之岐，备写悲欢离合之致。……”是纂三言与补《平妖》者为一人。明本《三遂平妖传》有张无咎序，云“兹刻回数倍前，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。”而首叶则题“冯犹龙先生增定”。可知三言亦冯犹龙作，而龙子犹乃其游戏笔墨时的隐名。

冯犹龙名梦龙，长洲人（《曲品》（33）作吴县人），由贡生拔授寿宁知县，有《七乐斋稿》；然而朱彝尊（34）以为“善为启颜之辞，时入打油之调，不得为诗家。”（《明诗综》七十一）盖冯犹龙所擅长的是词曲，既作《双雄记传奇》，又刻《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》，多取时人名曲，再加删订，颇为当时所称；而其中的《万事足》，《风流梦》，《新灌园》是自作。

他又极有意于裨说，所以在小说则纂《喻世》《警世》《醒世》三言，在讲史则增补《三遂平妖传》。

4. 《拍案惊奇》（35）。三十六卷；每卷一事，唐六，宋六，元四，明二十。前有即空观主人序云，“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书，颇存雅道，时著良规，复取古今杂碎事，可新听睹，佐谈谐者，演而物之，得若干卷。……”则仿佛此书也是冯犹龙作。然而叙述平板，引证贫辛，“头回”与正文“捏合”不灵，有时如两大段；冯犹龙是“文苑之滑稽”，似乎不至于此。同时的松禅老人也不信，故其序《今古奇观》，于叙墨憨斋编纂三言之下，则云“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（36），爰有《拍案惊奇》之刻，颇费搜获，足供谈麈”了。

5. 《今古奇观》（37）。四十卷；每卷一事。这是一部选本，有姑苏松禅老人序，云是抱瓮老人由《喻世》《醒世》《警世》三言及《拍案惊奇》中选刻而成。所选的出于《醒世恒言》者十一篇（第一，二，七，八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二十五，二十六，二十七，二十八回），疑为宋人旧话本之《卖油郎》，《灌园叟》，《乔太守》在内；而《十五贯》落了选。出于《拍案惊奇》者七篇（第九，十，十八，二十九，三十七，三十九，四十回）。其余二十二篇，当然是出于《喻世明言》及《警世通言》的了，所以现在借了易得的《今古奇观》，还可以推见那希觐的《明言》《通言》的大概。其中还有比汉更古的故事，如俞伯牙，庄子体及羊角哀皆是。但所选并不定佳，大约因为两篇的题目须字字相对，所以去取之间，也就很受了束缚了。

6. 《今古奇闻》（38）。二十二卷；每卷一事。前署东壁山房主人编次，也不知是何人。书中提及“发逆”，则当是清咸丰或同治初年的著作。日本有翻刻，王寅（字冶梅）到日本去卖画，又翻回中国来，有光绪十七年序，现在印行的都出于此本。这也是一部选集，其中取《醒世恒言》者四篇（卷一，二，六，十八），《十五贯》也在内，可惜删落了“得胜头回”；取《西湖佳话》（39）者一篇（卷十）；余未详，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，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，然而笔墨拙涩，尚且及不到《拍案惊奇》。

7. 《续今古奇观》（40）。三十卷；每卷一回。无编者名，亦无印行年月，然大约当在同治末或光绪初。同治七年，江苏巡抚丁日昌（41）严禁淫词小说，《拍案惊奇》也在内，想来其时市上遂难得，于是《拍案惊奇》即小加删

改，化为《续今古奇观》而出，依然流行世间。但除去了《今古奇观》所已采的七篇，而加上《今古奇观》中的一篇（《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》），改立题目，以足三十卷的整数。

此外，明人拟作的小说也还有，如杭人周楫的《西湖二集》（42）三十四卷，东鲁古狂生的《醉醒石》（43）十五卷皆是。但都与几经选刻，辗转流传的本子无关，故不复论。

一九二三年十一月。

（1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北京《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》。

（2） “说话” 唐宋人习语，即讲故事，亦即后来的说书。

（3） 段成式（？—863） 字柯古，唐代临淄（今山东淄博）人。曾任校书郎，官至太常少卿。以笔记小说及骈体文著名。所著《酉阳杂俎》二十卷，《续集》十卷。

（4） 郎瑛（1487—1573） 字仁宝，明代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

《七修类稿》是他的一部笔记，五十一卷，《续稿》七卷。

（5） 《东京梦华录》 宋孟元老撰，十卷。孟元老的事迹不详，有人说可能是为宋徽宗督造良岳的孟揆。这部书对宋京城汴梁（今开封）的城市、街坊、节气、风俗及当时的典礼仪卫都有记载，可见北宋一代文物制度的一斑。

（6） “京瓦技艺” 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五。瓦，即“瓦肆”，又称“瓦子”或“瓦舍”，是宋代伎艺演出场所集中的地方。

（7） 高宗 指宋高宗赵构，南宋第一个皇帝。临安，今浙江杭州，南宋首都。

（8） 孝光两朝 指宋孝宗赵 和宋光宗赵 两朝。

（9） 端平 宋理宗赵 的年号。

（10） 《都城纪胜》 题灌园（一作灌圃）耐得翁撰，一卷。书成于南宋端平二年（1285），内容是记述南宋都城杭州的市井风俗杂事，可见南渡以后风习的一斑。

（11） 《梦粱录》 吴自牧撰，二十卷。仿《东京梦华录》的体裁，记南宋郊庙宫殿及百工杂戏等事。吴自牧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生平不详。

（12） 《武林旧事》 周密撰，十卷。记南宋都城杭州杂事。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渡后的遗闻轶事和文人的断简残篇。周密（1232—1298），字公谨，号草窗，济南人，寓吴兴，南宋词人。

（13） 武平一 名甄，山西太原人。唐中宗时曾为修文馆直学士。

（14） 关于宋代“合生”，可参看宋代洪迈《夷坚志·支乙集》的一条记载：“江浙间路歧女，有慧黠，知文墨，能于席上指物题咏，应命辄成者，谓之合生；其滑稽含履讽者，谓之乔合生，盖京都遗风也。”

（15） 《说郛》 笔记丛书，明陶宗仪编，一百卷。是撮录明以前的笔记小说而成。《古杭梦游录》，即《都城纪胜》的改名，收入《说郛》第三卷中。其中有“合生与起令随合相似”的话。

（16） “捉破” 说明故事结局。“捏合”，史实与虚构结合。

（17） 《京本通俗小说》 不著作者姓名，现存残本七卷。一九一五年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，以后有各种通行本。缪荃孙（1844—1919），字筱珊，号艺风，又自称江东老向，江苏江阴人，藏书家、版本学家。《烟画东堂小品》是他编刻的一部丛书。

（18） 金海陵王 即金朝皇帝完颜亮。据缪荃孙在《京本通俗小说》跋语中说，该书尚有“《金主亮荒淫》两卷，过于秽褻，未敢传摹”。一九一九年叶德辉刻有单行本，题为“《金虏海陵王荒淫》，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第二十一卷。”按《醒世恒言》第二十三卷《金海陵纵欲亡身》与叶德辉刻本相同，叶本可能就是根据《醒世恒言》刻印的。叶德辉（1864—1927），字负彬，号 恩园，湖南湘潭人，藏书家。

（19） 钱曾（1629—1701） 字遵王，号也是翁，江苏常熟人，清代藏书家。《也是园书目》是他的藏书目录，共十卷。

（20） 《大唐三藏取经记》 日本京都高山寺旧藏，后归德富苏峰成筑堂文库，共三卷。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也是日本高山寺旧藏，后归大仓喜七郎，共三卷，为巾箱本（小本），所以鲁迅称作“别一小本”。二者实为一书，各有残缺。内容是唐僧和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，略具后来《西游记》的雏形。

（21） 《五代史平话》 不著作者姓名，应是宋代说话人所用的讲史底本之一，叙述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史事，各代均分上下二卷，内缺梁史和汉史的下卷。

（22） 《三国志传》 即《三国志演义》，明代罗贯中著，现流行的是清代毛宗岗的删改本，共一百二十回。

（23） 《水浒传》 明代施耐庵著，流行的有百回本、百二十回本和清代金圣叹删改的七十一回本。

（24） 韩婴 汉初燕（今北京）人，汉文帝时的博士。他所传《诗经》世称“韩诗”。著有《诗内传》和《诗外传》，今仅存《外传》十卷。内容杂记古事古语，每段末引《诗》为证，并不解释《诗》义，通称《韩诗外传》。

（25） 刘向（前77—前6） 字子政，沛（今江苏沛县）人，西汉学者。他所著《列女传》，七卷，又《续传》一卷，每传末大都引《诗经》数句作结。

（26） 关于宋代民间话本，在作者作此文时，尚未发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所刻话本。此书现存残本三册，共十五种。清平山堂为明嘉靖年间洪 下的书室名。马廉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）推定其刊刻年代在嘉靖二十至三十年（1541—1551）之间。一九二九年马氏将此书影印行世。以后他又发见同书中的《雨窗》、《欹枕》两集残本，计十三种，一九三四年影印。其中《简帖和尚》、《西湖三塔记》、《洛阳三怪记》等均系宋代人作品。

（27） 《大宋宣和遗事》 不著作者姓名。清代吴县黄丕烈最初翻刻入《士礼居丛书》中，分二卷，有缺文。一九一三年涵芬楼收得“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”，分元、亨、利、贞四集，较黄本为佳，无缺文。

（28） 《喻世明言》 即《古今小说》，四十卷，收话本四十篇。

此书在国内久已失传，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代天许斋刊本排印出版。原序称编者为茂苑野史，按即明人冯梦龙早年的笔名。冯梦龙

（1574—1646），字犹龙，长洲（今江苏吴县）人，明代文学家。他编刻的话本集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通称“三言”，约成书于泰昌、天启（1620—1627）之间。

（29） 《警世通言》 冯梦龙编纂，四十卷，收话本四十篇。明天启四年（1624）刊行。日本蓬左文库藏有金陵兼善堂明刊本，一九三五年上海生活书店据此收入《世界文库》；以后国内又发现有三桂堂王振华复明本。《警世通言》收残存《京本通俗小说》除《错斩崔宁》以外的其他六篇；第四卷《拗相

公饮恨半山堂》即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《拗相公》，第七卷《陈可常端阳仙化》即《菩萨蛮》，第八卷《崔待诏生死冤家》即《碾玉观音》，第十二卷《范缜儿双镜重圆》即《冯玉梅团圆》，第十四卷《一篇鬼癞道人除怪》即《西山一窟鬼》，第十六卷《小夫人金钱赠年少》即《志诚张主管》。

(30) 王士贞(1634—1711) 字贻上，号阮亭，别号渔洋山人，山东新城(今山东桓台)人，清代文学家。顺治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。

《香祖笔记》，十二卷，是一部考证古事及品评诗文的笔记。

(31) 《醒世恒言》 冯梦龙编纂，四十卷，收话本四十篇。明天启七年(1627)刊行。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叶敬池刊本，一九三六年国内有据此排印的《世界文库》本。鲁迅所见的是通行的衍庆堂翻刻本。此本删去卷二十三《金海陵纵欲亡身》一篇，将卷二十《张廷秀逃生救父》分为上下两篇，编入卷二十及卷二十一，而将原卷二十一《张淑儿巧智脱杨生》补为第二十三卷，以足四十卷之数，所以鲁迅说“四十卷，共三十九事”。

(32) 墨憨斋 冯梦龙的书斋名。《平妖》，即《平妖传》。原为罗贯中作，只二十回，后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。内容叙述宋代贝州王则、永儿夫妇起义，官军文彦博用诸葛亮、马遂、李遂将起义平息，所以原名《三遂平妖传》，是一部诬蔑农民起义的小说。

(33) 《曲品》 明代吕天成作，是一部评述戏曲作家和作品的书。

(34) 朱彝尊(1629—1709) 字锡鬯，号竹垞，浙江秀水(今嘉兴)人，清代文学家。《明诗综》共一百卷，是他编选的一部明代诗人作品的选集，每人皆有略传。

(35) 《拍案惊奇》 明代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，有初刻、二刻两辑，通称“二拍”，这里指“初刻”。鲁迅当时所见的是三十六卷翻刻本，后来在日本发现了明尚友堂刊的四十卷原本(多出讲唐代故事的三篇和讲元代的一篇)，国内才有排印的足本。凌濛初(1580—1644)，字玄房，号初成，别号即空观主人，浙江乌程(今吴兴)人，曾任上海县丞，徐州判。其著作尚有《燕筑讴》、《南音三籁》等。

(36) 壶矢代兴 古代宴会时有一种“投壶”的娱乐，宾主依次投矢壶中，负者饮酒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：“晋侯以齐侯晏，中行穆子相。投壶，晋侯先，穆子曰：‘……寡君中此，为诸侯师。’中之。齐侯举矢曰：‘……寡人中此，与君代兴。’亦中之。”后来就用“壶矢代兴”表示相继兴起的意思。

(37) 《今古奇观》 明代抱瓮老人选辑，四十卷，收话本四十篇。崇祯初年刊行。内容选自“三言”及“二拍”。序文作者姑苏松禅老人，一作姑苏笑花主人。

(38) 《今古奇闻》 二十二卷，收二十二篇，题“东壁山房主人编次”。原序署“上浣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”，可知“东壁山房主人”即王寅。光绪十七年(1891)刊行。内容除取自《醒世恒言》四篇和《西湖佳话》一篇外，有十五篇取自《娱目醒心编》，另有两篇传奇文，来历不详。按鲁迅所说“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”，就是《娱目醒心编》；该书作者草亭老人为清代昆山杜纲，评者自怡轩主人为松江许宝善。书共十六卷，三十九回，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刊行。因《今古奇闻》从其中选取最多，故“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”。

(39) 《西湖佳话》 全名《西湖佳话古今遗迹》，题古吴墨浪子撰，十六卷，收话本十六篇。清康熙十六年(1677)刊行。

(40) 《续今古奇观》 三十卷，收话本三十篇。内容除第二十七卷“赔遗金暗中获雉，拒美色眼下登科”一篇取自《娱目醒心编》卷九(即本文所举《今古奇闻》中的一篇)外，其余全收《今古奇观》未选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二十九篇。

(41) 丁日昌(1823—1882) 字雨生，广东丰顺人，清末洋务派人物。同治七年(1868)他任江苏巡抚时曾两次“查禁淫词小说”二百六十九种，内有《拍案惊奇》、《今古奇观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等。

(42) 《西湖二集》 明代周楫撰，共三十四卷，每卷一篇。题“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，武林抱膝老人讷谟甫评”。崇祯年间刊行。

(43) 《醉醒石》 原题“东鲁古狂生编辑”，十五回，每回一篇，崇祯年间刊行。

编制：聂辉

[到论坛讨论](#)

[写信投稿](#)

相关文章：